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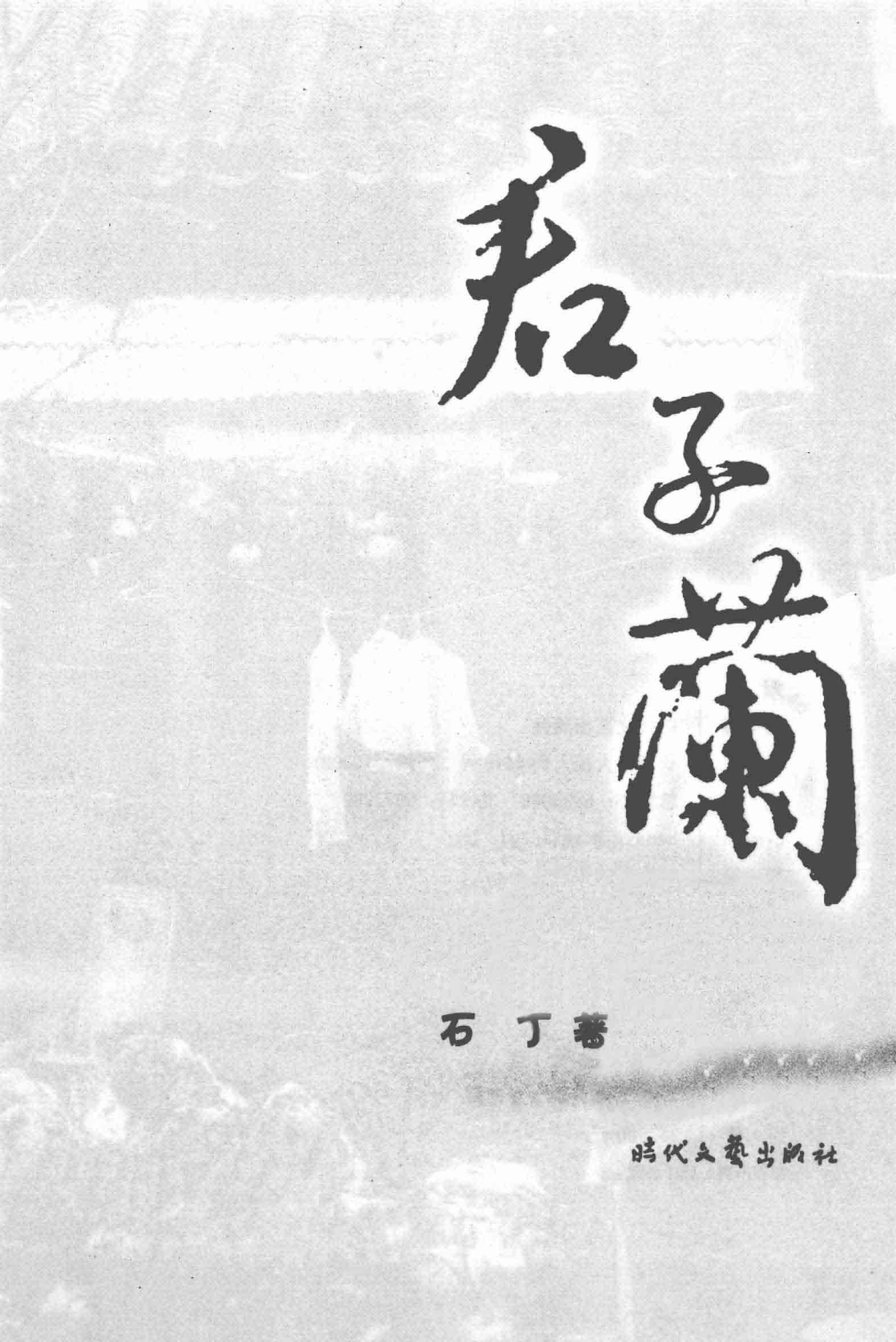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君子
子
蘭

石 丁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君子蘭

石丁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君子兰

- 出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电话 | 总编办：5638648 发行科：5677782
E-mail | benatg@mail.jl.cn
印刷 | 长春盛达印刷厂
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本 |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 313千字
印张 | 12.75
版次 | 2005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一座极普通的三层红砖楼，既无水泥挂面，更无瓷砖装饰。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大都这么裸露着。雨搭下是两扇咖啡色的木门，门前有三级水泥台阶，门旁挂着一块白地黑字的木匾，上面写着“兰都大学教工一舍”。

台阶下堆放了很多东西，被褥、柳条包、纸箱、杂物等，两个青年教师还在往外搬东西。

这是一个初冬的下午，天阴沉沉的，一片片深灰色的云低低地悬在空中，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

一个正要进楼的大个子青年教师两眼定格在柳条包上的一个玻璃相框上。相框里是一对年轻夫妇的结婚照——这是从他们每人胸前都戴了一朵大红花看出来的。新娘身着浅色列宁服，留一头泛着波浪的短发，漂亮的瓜子脸上薄唇略张，皓齿微露，流溢着甜蜜的笑意。新郎穿着深色中山装，梳着大分头，神采奕奕，一表非凡，一副细边眼镜更烘托出他的斯文气质，肌肉舒张的脸上图写着骄傲、得意和满足。原来照片上的新郎就是这位大个子教师，眼前的他更显英俊潇洒，器宇轩昂。他叫谭刚，是这所大学生物系的教师，刚刚被定为右派分子。谭刚看着自己的结婚照，似乎又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知道自己正面临着无处栖身的窘境，眼睛离开了相框，有些不冷静了。

“我不在，你们怎么把我的东西搬出来了？”谭刚问两个青年教师，他这时才注意到其中一个中文系的助教关新，他认

识。关新是与谭刚同寝室的江东老师的学生，去年毕业后留了校，他因常登门向江东求教，所以对谭刚也一直毕恭毕敬。今天谭刚向他友好地笑了一下，他却没予理睬，漫不经心地把手里的纸箱放到地下，把头扭向一边。这个动作，让谭刚的心冰凉，就像自己在戏台上唱得最带劲的时候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龙套、跟包、观众等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个谭刚不认识的青年教师却歉意地向他笑了一下，轻轻放下捧在手里的花盆，这对谭刚受伤的心灵还多少是个慰藉。

那盆花是君子兰。叶子宽而不长，分别向两侧斜弯，亭亭玉立，幽雅高洁。

那个青年教师也没有回答谭刚的问话，而是看着刚从门里出来的中年人说：“是总务处徐老师让我们搬的。”

老徐手里也捧了一个花盆，盆中也是一株君子兰。这一盆看上去要更好一些，十几片挺拔的叶子正看近似半圆，侧看也大体在一个平面内。

谭刚上前一步，眼睛盯着老徐手中的花不高兴地问：“徐老师，我不在，你们就动我东西，这不合适吧？”

老徐顺手把花盆摔在水泥台阶上，花盆碎了，花土散落开来，盆中的那株君子兰也无奈地倒了下来。谭刚迅速弯腰拣起地上的君子兰，仔细地看了又看。尽管这株花没有伤着，可谭刚的心还是碎了。他就是为了这花才没有回原籍湖南。有人当着自己的面摔自己心爱的花，这不仅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重、劳动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好事物的亵渎，谭刚由生气变为愤怒了：“你怎么摔我的花？”君子兰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希望，谁敢碰它，他绝对不答应。

君子兰是一种品格独特的名贵花卉。它株形端庄，叶片对称，翠绿挺拔，四季常青，如谦谦君子；花姿优美，潇洒华贵，红中带黄，艳丽多彩，如婀娜少女。君子兰原产非洲，又叫达

木兰、剑叶石蒜、凯非尔百合，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拉丁文名字含有宝贵、高尚、美好、壮丽的意思，传入日本后，又被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副教授大久保三郎根据此花的风韵和格调，命名为“君子兰”。好花配雅号，这花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为王公贵族、文人墨客所宠爱。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园艺家田村把君子兰作为珍贵观赏花卉送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溥仪对这种连北京故宫里都没有的奇特花卉非常喜爱，平时只准少数皇亲睹其芳容，其他官员只有在宫廷宴会、祭祀典礼上方有机会看上一眼。1945年东北光复后，君子兰才流入兰都民间。当时的品种并不多，数量更是少得可怜，可就是这几株君子兰，造就出后来的兰都君子兰城，也衍生出无数关于君子兰的悲喜故事。

谭刚爱君子兰，还不仅因为这种花稀少珍贵，更因为他的花是他用六七年时间培育出的优良品种，这里边充盈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蕴涵着自己的挚爱和创造。

老徐当然不知道这些，在他眼里，君子兰不过是一棵草。这个连人都不知道爱的人怎么会去爱一棵草呢？“你占学校房子不倒，摔你花咋的？你当右派还当出理来了？我告诉你，这俩老师一直挤在学生宿舍睡上下铺，你今天必须把房子倒出来！”老徐这才说到正题上，这又让谭刚觉得自己理短了。

“我刚才又去找房子了，可没找着……”由于老徐的提醒，谭刚才想起自己现在是右派，于是耳边又响起了校党委书记陆向羽的告诫：“谭刚啊，以后说话、做事可要谨慎，要夹着尾巴做人啊。”他觉得刚才也没有必要和人家发火，你都被开除了，人家能不赶你走吗？这样想着，谭刚说话的口气缓和下来，他把视线转向两个青年教师：“两位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两天时间，容我个空。”

“还容你个空？容你多少个空了，你一年找不着房子，还得等你一年？这是教工宿舍，不是大车店。人都被开除了，还

赖在这儿干啥？”老徐抢过话头儿说。

另一个青年教师说：“关老师，那我们再搬回去吧，等谭老师找到房子咱们再搬。”

老徐两只不全等的三角眼一瞪，对那个青年教师喊道：“是他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让你们搬你们就搬，你们要是不搬，以后就别找我了！”

“徐老师，我听你的。”关新讨好地说，老徐可能没听见，竟拂袖而去。

关新回身上了楼，另一个青年教师难为情地看看谭刚，也上了楼。

谭刚呆呆地看着地下那堆东西，把那株没盆的君子兰放在一个纸箱上。

谭刚当右派，是借了江东的光。江东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轻教师，春天大鸣大放时，他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对苏联掠夺东北物资，借援助中国建设之名高价卖给中国旧设备，搞大党沙文主义等谈了自己的看法，建议政府广交朋友，争取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要可东欧一棵树吊死人，同时也对学校外行领导内行，学术空气不浓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这封信写完后，江东请谭刚帮助抄写一遍，寄了出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后来又被转回兰都，经市公安局进行笔迹鉴定，确认是谭刚所写。可江东一身大侠脾气，他去校党委自首，说信是他写的，与谭刚无关。结果两人都被定为右派，就连江东的女朋友、中文系学生陈亚玲也跟着吃了锅烙儿。因为关新偷看了江东的日记，又对他和陈亚玲跟踪盯梢，望文生义，罗织罪名，三个人还被打成右派小集团，陈亚玲被开除了学籍，谭刚被开除了公职，江东要被送北大荒改造。江东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大陆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老子是反动派，自己是右派小集团的头儿，这今后还能有出头之日吗？江东一时想不开，投了学校的荷花池。为这事儿，陈亚玲哭了好几天，

又想他，又恨他。谭刚很欣赏江东的学识和见地，可对他的寻短，却很不赞成。

如果只是当了右派，谭刚不会很在乎。他参加了无数次大小批判会，义愤填膺的声讨，声泪俱下的控诉，扣帽子，打棍子，口诛笔伐，上纲上线，都没有让他心服。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要等历史为他做出公正的评判。别人在台上批他，他在台下想君子兰，在头脑中幻化出一个挺拔、高傲的君子兰形象，想怎么能让它们的叶子更宽更亮，花更艳更美，把君子兰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可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一个年轻的教师又怎么能抵御得了这股汹涌的政治洪流呢？他不再是兰都大学生物系的讲师了，他要告别生物系的花窖和窖里那些曾与他朝夕相伴过的奇花异草了，他不再拥有研究改良君子兰的优越条件了。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回老家另寻出路，一是继续留在兰都改良君子兰。

谭刚的家在湖南岳阳——一代雅士范仲淹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那个岳阳。岳阳是个好地方，不仅风光秀丽，而且很有文化底蕴。对于谭刚来说，这里还有慈爱的父母、娇柔的妻子。父亲是一位老中医，在岳阳是专治疑难杂症的高手，也是他的启蒙老师。母亲虽是个家庭妇女，但也念过几天书，是个精于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当然对谭刚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他的新婚妻子吴秋英。谭刚和秋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婚后更是鸾凤和鸣，心心相印。可由于对君子兰的眷恋和痴迷使谭刚不想回岳阳。兰都不仅是中国的君子兰的故乡——当时谭刚还没有听说中国其他城市有这种花，而且是最适宜君子兰生长的地方。君子兰适合在 15 至 25 摄氏度的气温下生长，岳阳这个地方夏天气温太高，君子兰受不了。

谭刚的祖父早年在清朝皇宫里当园艺总监，对养花特别有研究。耳濡目染，谭刚从小就喜欢花，还从祖父那儿学了不少花卉栽培技艺。祖父去世那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兰都大学

生物系。兰都的君子兰，是谭刚在家乡未见过的，他一来兰都就喜欢上了这种花，他欣赏君子兰的外在美，更欣赏其坚强、刚毅、不畏强暴的内在品格。这些年谭刚一直致力于改良君子兰。他培育的君子兰，品质比别人的更胜一筹，在兰都已小有名气，他不想半途而废。

可他在兰都举目无亲，无处可去。

天上飘起了细碎的雪花，那一片片深灰色的云不见了。这时谭刚的第一反应是把两株君子兰拿进楼内，在一个墙角放好。

放好君子兰，谭刚无望地站在雨搭下，看着他的东西渐渐落上一层白雪。雪大了，路面、房顶都盖上了一床薄薄的白色被子。谭刚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儿，扔下自己的东西匆匆走了。

谭刚来到生物系花窖。虽已到了初冬，三百多平方米的大玻璃窖内，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娇艳的月季、奔放的菊花、富贵的牡丹、多情的玫瑰等各种鲜花争芳斗艳。几盆君子兰在冬季已不和煦的阳光下顽强地生长着，宽宽的叶子泛着绿光。两个花工正在给花浇水。谭刚对年龄稍长一些的花工说：“王师傅，下雪了，花窖得生火了，可别把花冻坏。”

“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王师傅抬起头，透过玻璃看看天，“天一变，是该生火了。”

“这几盆花越长越像样了。”谭刚多情地看着几盆君子兰说。

“那是，你看这叶子，多宽，这脉纹，多清晰。”听谭刚夸奖他的花，王师傅来了精神头，“可那也还是不如你的。”

“都差不多。你们忙吧，我走了。”谭刚匆匆告辞。

“真是操心不怕老，都被开除了，还多管闲事儿。”望着谭刚的背影，年轻花工说。

“多管闲事儿？要是没有谭老师多管闲事儿，能有这么多好花吗？”王师傅批评了他。

谭刚又回到教工宿舍。雪更大了，细碎的雪花聚在一起，

大片儿大片儿地飘落下来。看着地下的雪，谭刚从柳条包里拿出一条被单，准备用来包花。他进到楼内，却发现花盆的那株君子兰不见了，只剩下那株没盆的留在那里。谭刚看看周围，没有人，只好把这株花用被单包好，放到楼外的柳条包内。他又从柳条包里找出一条旧裤子，把地下散落的花土捧进裤腿，包好放进柳条包内。

远处过来一个推手推车的壮年男子。他的身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车板也变成了白色。

壮年男子走到门前，看着堆在地下的东西问：“搬家啊？雇脚不？”谭刚头也没抬就不雇，壮年男子又推车走了。

谭刚在雨搭下来回踱步。望着已经走远的壮年男子，他突然喊道：“师傅，我雇脚！”壮年男子没听见，继续缓缓前行。

“师傅，我雇脚！”谭刚小跑着向壮年男子追过去。

壮年男子回过头，诧异地看了谭刚一眼，问：“你不是不雇吗？”

“刚才不雇，现在又想雇了。”

壮年男子把车掉过头来，跟着谭刚走向教工宿舍。

两人装好车，壮年男子问：“去哪儿？”

“前边。”谭刚犹豫一下说。

壮年男子推车在前，谭刚跟随在后。街路两旁的大树，树叶早已落光，枝头挂着白雪。路过兰都大学正门时，谭刚停下了脚步。校门口有四根白色方柱，两高两矮，柱顶是四棱锥形，上面铺着绿色琉璃瓦，一根高柱上挂着一块雕有“兰都大学”四个遒劲黑字的木匾。刷着绿油的竹篱笆墙内有一座白墙黑瓦的半宫殿半庙宇式建筑，这是兰都大学的礼堂。看到大门上方的“鸣放宫”三个字，谭刚快步离开了这里——他大概又想起了他和江东、陈亚玲在这里受批判的情景。壮年男子已经走出很远了，谭刚踏着积雪，快步追赶着，艰难地缩短着同壮年男子的距离。雪花直冲他的领口飘来，他忙用手紧紧捏住领口。

壮年男子见谭刚追了上来，又问：“怎么走？”

“我被学校开除了，还没地方去呢。”

“没地方去，你让我给你往哪儿推？这么大的雪！”壮年男子生气地把车靠路边停下。

谭刚不语。两人默默地站着。天渐渐黑了，路上的行人多了起来，已到了下班时间。谭刚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忽又有了主意：“师傅，要不麻烦您先帮我找一家旅店？”

“你这么一车东西，旅店能让你放吗？”壮年男子对谭刚这个办法很不感冒，“哎，你犯什么错误了？”

“右派。”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家在湖南。”

“你怎么不回家啊？”

谭刚没有回答。壮年男子犹豫一下，把车子掉过头来。

“去哪儿啊？”

“跟我走吧。”

谭刚要帮壮年男子推车，壮年男子不用，谭刚还是手握车把，助他一臂之力。两人推车在大雪中疾行，掠过一幢幢或高或矮的楼房，身后留下两条模模糊糊但越来越深的平行线。

天完全黑了，两人进入一片平房区。街道很窄，住宅多是青砖小院。转过几条胡同后，两人把车推进一个小院，绕过一个木制影壁，停在了正对着影壁的那家门前。

“这是哪儿啊？”谭刚其实是明知故问。

“这是我家。”壮年男子接着说：“你又没地方去，总不能在路上一夜吧。先在我家住下，明天再说。哎，忘了告诉你，我姓童，叫童德江，我大儿子也在兰都大学上班。你呢？你贵姓？”

谭刚告诉他自己姓谭，叫谭刚。

这时雪停了。谭刚要往下搬东西，童德江让他等一等。他

进屋拿出一把笤帚，去扫行李上的雪，谭刚忙接过来。扫完雪，谭刚和童德江一起往屋里搬东西。

童家有三间房，东西两间是卧室，中间半间是厨房，另外半间隔起来也是一间小卧室。

童德江的妻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梳着短发，一张白脸在那件黑大绒上衣的衬托下显得越发白净，一看就知道是个朴实的家庭妇女。童妻正在厨房做饭，她看着谭刚，问丈夫：“这位同志是谁呀？”

童德江说：“咱家的客人。”又向谭刚介绍说：“这是我老伴，你就叫大婶吧。我大儿子比你小不了几岁。”

谭刚跟童德江进了西屋，把抱着的行李放到炕上。这间屋子大约有十四五平方米，地下靠北墙有一张老式长桌，桌旁有两把木椅，靠西墙摆着一个小木柜。这些家具虽然旧，却都擦得锃亮。炕上有一对红色木箱，箱子上放着叠好的被褥。

“我家条件不好，你就将就一下吧。”童德江说。

“太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谭刚有些手足无措。

“我也不愿找这个麻烦，这不赶上了吗。”童德江实在地说。

这时谭刚发现窗台上摆了一盆君子兰。这盆君子兰叶子很长，有半米多，但很挺拔。“您也养君子兰？”谭刚惊喜地问。

“你认识君子兰？这种花可兰都还没几盆，过去只伪满皇宫里有，没几个人认识。”童德江很惊讶，说着竟上炕把花搬下来给谭刚看。

谭刚细细看了一番后，说这是“大胜利”，这花不错。

这些年童德江在这一带一直以有这盆花为骄傲。一个平头百姓，既无钱，又无权，连个体面的工作都没有，家里有一盆好花就算是个挺大的显示。童德江这一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孩子，一个是花。那年童德江给胜利公园推花盆时，发现花窖里的这种花挺有意思，便软磨硬泡地管人家要了一个芽子，没想到几年功夫长起来了。这期间他到胜利公园去过几次，

觉得自己的花比公园的那几棵出落得都好，所以他听谭刚说这花“不错”，心里有点儿不大舒服，认为人家对他的花肯定得还不够份儿。

“听谭老师的意思，你见过比这还好的？”童德江问。

谭刚打开柳条包，拿出自己那株君子兰。细细端详一番后，高兴地说还没冻坏。他这时候往外拿花，并不是想证明自己的花好，他是不放心。

童德江上前去看谭刚的花，他的第一个发现是这花蹿箭了，箭就是花葶。童德江又一个叶一个叶地细看，这才发现谭刚的花确实比自己的好：“你这花，叶子短，脉纹深，花形漂亮，真是好花！”谭刚的花，叶长不到四十厘米，宽却有十一二厘米。

谭刚见童德江突然间谦虚起来，反倒不好意思了，他说：“大叔，您太客气了。”

童德江从心里喜欢上谭刚的花了，他看了又看，突然说：“哎，我得给你找个盆啊。”

这时进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把一个大纸箱放到地下。他后边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搬了一个小纸箱，纸箱上放着那个相框。小男孩把纸箱放到地下，把相框放在小木柜上。

“哎，光顾说话了，我搬啊。”谭刚有些不好意思。

“谁搬都一样。”年轻人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儿耳熟，直起腰一看说：“谭老师，怎么是你呀？”

“童鑫，这是你家？”谭刚一愣。

谭刚和童鑫在学校就认识。童鑫是兰都大学总务处的职员，他和谭刚都是学校业余剧团的，谭刚唱京剧老生，童鑫在乐队拉京胡。童德江之所以能把谭刚领回家，也考虑到了他是儿子的同事。童德江见童鑫和谭刚认识，就出去找花盆了。那个小男孩是童鑫的弟弟，叫童焱，正在上小学。

童家小屋里，坐在小炕上的童奶奶慈眉善目，头上梳一个

满式发髻，穿一件带大襟的蓝布衫。她探头问正在做饭的童妻：“大媳妇，谁来了？”

“是兰都大学的一个老师，好像大鑫认识。”童妻走到小屋门口和婆婆小声说。

童德江的女儿也回来了，她叫童淼，十七八岁，高挑的身材，和母亲一样白的脸，五官匀称地分布在圆圆的脸蛋上，腮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两根短辫搭在肩上，一副活泼的样子。

童淼把书包放到小屋炕上，搂着奶奶问：“奶奶，你们说什么呢？谁来了？”

“淼啊，你爸爸领回一个人，要住在咱家，我和你妈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童奶奶说。

“我去看看。”童淼要去西屋，被童妻拽住：“姑娘家家的，别啥都跟着掺和。”

“我看看怕什么。”童淼挣脱了母亲，站在西屋门口，见父亲和谭刚正从一条裤子里往花盆里倒花土，小声叫了一声：“爸，奶奶找你。”

童德江没听见，童淼又拉长声叫道：“爸——”

童德江这回听见了，抬头问：“干什么？”

“奶奶找你。”

童德江和童淼一起来到小屋。童奶奶问起客人的事儿，童德江告诉母亲，谭刚是童鑫学校的老师，因为是右派，被学校开除了，没地方住，就把他领家来了。

童奶奶听了没什么异议，童淼却很生气：“爸，你怎么把一个右派领家来了？”

“右派怎么的？”童德江问。

“老师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我们怎么能和反动派住一起啊？”

“右派也是人，也得有个窝啊。再说人家也不是住这儿不走了。”

谭刚那盆君子兰也摆到了童家西屋的窗台上，两盆君子兰一高一矮形成鲜明对照。

童焱坐在炕沿上摆弄一支小木枪，他突然问谭刚：“谭老师，你怎么姓谭呢，我家腌咸菜才用坛子呢。”童焱问完自己先笑了起来，童鑫轻轻打了他一巴掌，责怪他不会说话。

谭刚也笑了，解释说他那个“谭”不是坛子的“坛”，而是《天方夜谭》的“谭”，是“言”字旁加一个西一个早。

童焱又好奇地问什么是《天方夜谭》，谭刚便告诉他《天方夜谭》是一本书的名字，也叫《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童焱听说是故事书，便来了兴趣，让谭刚给他讲。谭刚说他讲不了，但他可能有这本书，于是下地打开一个纸箱，给童焱找书。

童鑫见谭刚弄了一地书，说他的书真多。谭刚说：“这些书也不都是我的，有一些是江东老师的。江老师出事的前一天晚上，要把他的书送给我，我说我不要——我一个学生物的，要他那些文学书也没用。我说要替他交给陈亚玲，他却潸然泪下，没想到……”

正说着童德江进来了。“谭老师，你认识陈亚玲？”他问。

“是啊。大叔，您……”谭刚站了起来。

“今天我在墓地看见她了，她给一个姓江的老师立了一块碑。陈亚玲长得漂亮，大高个，比我们家小焱还高一块呢。立完碑，她用手绢包走了一包土，让人觉得挺奇怪的。他那个江老师死得太不值个，右派就右派呗，寻的哪门子……”因为童鑫提醒他，童德江打住了话头。

谭刚又蹲下去翻书，终于找到了《天方夜谭》。童焱接过去，高兴地到灯下看书去了。

童家每天都是在童德江夫妻住的东屋吃饭。这个房间和西

屋一样大，靠北墙放着一个卧式大柜，柜面上画着花花绿绿的图案，柜盖上放了些杂物，还有一台旧式收音机，谭刚进来时，里边正在讲伯乐相马的故事。炕上放着一张黑色的方形饭桌，桌上已经摆好饭菜。

童德江把母亲和女儿介绍给谭刚，童奶奶热情地让谭刚快坐下吃饭，童淼却看也没看谭刚一眼，自己端起碗就吃。童德江嗔怪地看了女儿一眼，又对谭刚说：“小淼今年高中三年级了，明年夏天就考大学，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坐在炕沿上的谭刚礼貌地看了童淼一眼说：“没问题，这两年招生多。”

童淼不满地问谭刚：“你的意思要是招生少我就考不上了？”

谭刚忙笑着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童妻见谭刚的饭吃完了，让童淼给盛饭。童淼放下饭碗，把窗台上的饭锅端给谭刚说：“要吃，自己盛。”

童妻不高兴地说：“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

第二章

第二天，谭刚很早就起来了。准确地说，他根本就没睡。他脱了衣服，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是谭刚有生以来第一次睡火炕，他这才发现北方人真会享福，用煤和炕洞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冬天。因为有心事，温暖的被窝也没有把谭刚送入梦乡。睡不着，他就回忆往事——儿时的快乐、父母的恩爱、爱情的幸福，还有教书、培育君子兰、帮江东眷信，远的、近的事情都被他从记忆中翻腾出来。当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房子，找不到房子怎么办？他听到了童妻生火做饭的动静。反正也睡不着，他索性穿上了衣服。

“这么早就起来？你也不上班，忙什么？”尽管谭刚尽量不出动静，还是惊醒了童鑫。

忙什么？自己现在是一个闲人了，没什么可忙的。谭刚想着，应付了童鑫一句：“惯了。”童鑫没再接碴儿，他又睡过去了。

天刚放亮。窗玻璃上挂了厚厚一层霜，在白霜的衬托下，窗台上的两盆君子兰更显娇媚。

穿好衣服，谭刚去看花。看了自己的，又看童德江的。看了花叶，又看花萼。他掏出手绢去擦花叶上的浮尘。擦着擦着，他竟在心里同花说起了话：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回家，想让父母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母亲屎一把尿一把地把我拉扯大，她看我比自己还重啊，这种母爱我从小就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我没上学时，父亲就教我识字，教我唱戏，教我医道，教我园